

053 有月娘的暗暝，足好 //王宗傑（04/07thk改寫）

我相信佇（tī）每一個人大漢的過程中，攏對月娘，有足好、足歡喜的感覺，雖然有人已經變成「大人」，離開彼種「若看見月娘，心肝就歡喜」的日子已經真遠、真遠；但是我相信：只要保持「囡仔心」，無論你tuà庄跤（kha）、tuà都市，便是見著月娘，心肝頭自然會有一種歡喜，一種淡薄仔的歡喜。

我有聽過一條囡仔歌，歌詞按呢講：

月娘光光	照阮小小的窗仔門
月娘光光	照阮孤單的小眠床
月娘光光	照阮心內的小田園
月娘啊月娘	暗暝遮（tsiah）呢長
請你陪伴阮	恬恬（tiām-x）到天光

這（tse）聽起來只是一條囡仔歌niā-niā，歌詞足簡單，予足濟「大人」聽--起來，可能會認為足幼稚，有臭奶呆味，是無實在的囡仔話。毋閣（koh），對囡仔的心靈來講，我感覺這是足實在，足有意義的一首歌詩，因為伊講出所有囡仔人的心聲，伊用永遠的月娘安慰所有小小孤單的性命。

我想：佇大人統治的世界，阮囡仔人是永遠的弱者。囡仔佇學校所讀的一切，所行的路，攏是大人安排的；囡仔若是無照大人所定的規矩去做，就會予人講「無乖」，做囡仔人佇「立法院」亦無發言權，只有看見一堆「大人」，逐（tāk）日tuà電視內底惡來惡去，冤家量債。這款大人kám有可能真正會替囡仔講話？這款大人統治的社會，kám有真正幫助阮囡仔人大漢的教育？阮做囡仔人，當然只有共（kā）所有的「疲勞」，投予天頂的月娘聽；天公伯仔嘛是叫月娘用伊的溫柔來安慰所有囡仔的心肝。

這款的歌，充滿對囡仔的疼，予阮感覺：有月娘的暗暝確實足好。

會記得有一冬八月十五，阮全家轉（tín）去庄跤，恰（kap）阿公阿媽做伙過中秋節，一家人搬椅頭仔坐tiàm門口埕，食中秋餅，擘（peh）文旦，嚙（khè/gè）甘蔗。暗風微微仔吹，蟲聲一陣一陣，月娘圓圓，星光閃爍（sih）。佇都市出世、大漢的我，心內雄雄有一種大歡喜，我偷偷仔想：這kám毋是上好的音樂廳？有上自然的冷氣，有上美妙的舞台，有上好聽的演奏會，亦有上好的燈光。

阿公阿媽的庄跤，星是有感情的；庄跤的門口埕，月娘是有疼心、有人性的。

「囡仔人，愛有禮貌，毋通用指頭仔烏白指月娘，若無，月娘會受氣，會共人割耳。」這是細漢的時，阿媽講予阮聽的，阮半信半疑，足想欲試看覓（māi）。有一暝，佇眠床頭看見窗仔外，有月娘來探我；我想起阿媽的話，就共指頭仔藏tuà被內，偷偷共伊指一下。毋閣到現在，我的耳仔，若像無按怎。（約780字）